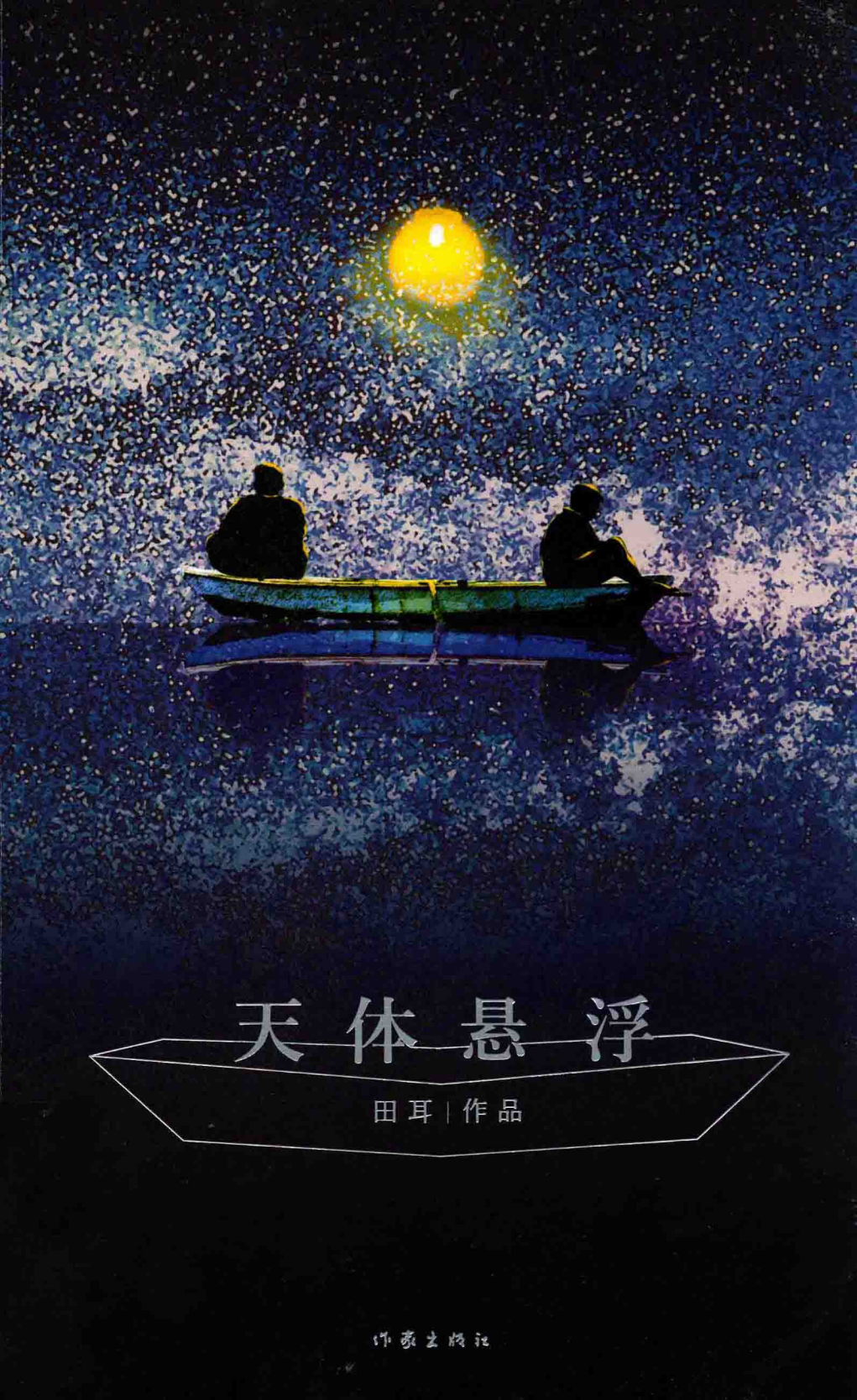




天体悬浮

田耳 | 作品

作家出版社



天体悬停

陈鹤良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天体悬浮

田耳 | 作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体悬浮 / 田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63-7408-8

I. ①天…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2232 号

天 体 悬 浮

作 者: 田 耳

责任编辑: 雷 容

营销编辑: 金石开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ng@zuojiang.net.cn

<http://www.haozuojiang.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08-8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派出所来了个年轻人

1. 左道封闭 001
2. 打野食 004
3. 鬼才 010
4. 智多星有用 013
5. 白骨成精 019
6. 跑不脱 025
7. 道士命 030

第二章 穷风流

1. 禁毒月 035
2. 春姐 040
3. 金风玉露 044
4. 在开始时结束 049
5. 小末 055
6. 荒村院落 059

第三章 恋爱时总要看星星

1. 公汽流氓 065
2. 引蛇出洞 070
3. 香港美女 073
4. 暮山村 077
5. 小公鸡开叫 083
6. 牌友 087
7. 星空 092

第四章 同床异梦

1. 抄赌档 097

2. 猪头何冲 102
3. 梦窟 107
4. 有产者 114
5. 我们的狗窝 119
6. 神算子 124
7. 捉奸未遂 129
8. 天空很近 134

第五章 发迹史

1. 春光灿烂 141
2. 请稍后再拨 145
3. 老大生日快乐 151
4. 小毛贼 157
5. 枪都打不穿 162
6. 赖毛信 169

第六章 沧水营79号

1. 证人 175
2. 夏新漪 179
3. 哑巴周壮 185
4. 后事 190
5. 专案二组 194
6. 残余听力 199
7. 失意者 206

第七章 杞人俱乐部

1. 扫兴人 215
2. 重逢时刻 221
3. 入门课 226
4. 星光婚礼 232
5. 洞房 235
6. 卧底 241

第八章 独门生意

1. 兄弟 248
2. 南湾村17号402 254
3. 杰出青年 260
4. 锐器、钝器 264
5. 凶宅经纪人 270
6. 惑星 275

第九章 星空漫步

1. 各有所归 284
2. 散财宴 290
3. 夜晚的宝盒 297
4. 星迹 304
5. 法制连线 308
6. 辩护律师 313

第十章 真相就是命运

1. 马桑 319
2. 破茧而出 323
3. 命案脉络 327
4. 安乐死 332
5. 毒药 338
6. 昆虫记 343
7. 尽在掌控 349
8. 闲棋一着 353
9. 认命 359

第一章 派出所来了个年轻人

1. 左道封闭

那天外面下雨，别的人都挤进备勤室架子床上睡觉，只有我在值班室守着电视。当天电视里是NBA的现场。一个黑家伙忽然一蹦老高，身体先拉成反弓形，接着又向前拉成正弓形，球眼看要扣进筐里。NBA，果然牛逼啊……我等着啪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光哥突然摁了另一个台。

这龟儿子哪时拱进来的？我只有在心里嘀咕一句。

光哥是所里特聘司机，敢跟我抢台。干警手里有枪，他手里有一辆车，我们手里只有警棍和手铐。这么一比，他自我感觉更NBA。他喜欢看《春光灿烂猪八戒》。外面在下雨，我只有待在房间看那头史上最恶心的猪八戒。如果我是孙悟空，会把这二呆子当妖孽一棒子敲死，免得他到处搞女人，生下一大群不人不猪的东西祸害人间。

电视里，猪八戒又在泡妞，光哥哧哧地笑，我脑袋倏忽肿大。桌上电话铃响了。电话在光哥那边，他只消抬抬手就能拿起话筒，但他装作没听见。我绕到他身后去接电话。“你好，这是洛井派出所，请问有什么需要？”

“你们所在哪个地方？”打电话那个人说，“我是新来的，找不到地方。”

“洛溪四桥后面，过了四桥，左边就是。”

那个人又问：“四桥是哪座桥？”

“就是‘左道封闭’。”

“呃，知道的。”那个人挂了电话。

我踱到窗前看向外边，目光穿过雨雾，看见“左道封闭”那块牌子远远地立在桥头。洛溪江上大大小小的桥实在太多，若无标志性物件，四号桥没法和别的桥区分开。但要说“左道封闭”，仨城人都知道是这

里。去年有个人寄个包裹给所里干警老彭，忘了洛井这地名，遂写“左道封闭派出所”，邮差准确地把包裹投递到值班室。洛溪四桥刚建好时，就说一侧的桥基有问题。如果要修理，必须把整桥拆除重建。所以公路局的人把桥的一半用障碍架封闭起来，桥基的问题留待条件成熟时处理。封桥那天公路局的人疏忽了，找来两块牌子写的都是“左道封闭”。从我们所这一侧看去，桥上被封的应该是右道。牌子一直没有被换，若干年下来，“左道封闭”成了更广为人知的地名。

值班室的门被一个人推开。他冲我说：“刚才不是你接的电话吧？”我嗯一声。来人个不高，身体相当板实。他问：“所长在吗？市局要我今天来报到。”

光哥忽然搭话说：“所长不一定来。所长不是说来就来。”

“所长这么牛啊？”

“跟所长没关系，所长的车怕水淋。”我这么回答。

来人笑了。我看见他暴露出一槽好牙。在派出所，我几乎没见过好牙，丑的倒是应有尽有，一个个还成天吧唧吧唧嚼槟榔，搞得牙医出身的刘队老想重操旧业，撑开一张张臭嘴然后用大钳在里面一通猛捣。我问他：“以前也是干辅警的？”

他答说是，原来在葫芦嘴镇派出所，打错了人，所以不能再在那边待。又问他在那边干了几年，他举起一个巴掌，想想又把拇指屈起来。

“四年？”我有些惋惜地说，“你建的那套人际网络算是浪费了。”

“事在人为，什么时候也不为迟。”他还是蛮乐观，又说，“我叫符启明。你呢？”

“丁一腾。”

“喏，我两个是蛮有缘分的。”

我点点头，这缘分真是和尚头上爬狗虱，明摆着。

他说话时脸上老是凝结着笑容，强调自己喜欢当辅警，但我估计他只是个巡逻员。辅警是派出所直接雇来的，巡逻员在居委会发工资。一旦惹出什么事情，能够拿巡逻员替罪，派出所就不会让辅警出面。在所里待了两年，我才慢慢搞清这些规则。这个基层派出所，人不多，但地位分层十分明晰。四十多个人可以划分八九个层次，高低依次为所长、

教导员、副所、几大家（队长）、干警、司机、辅警、炊事员，最后才是巡逻员。这个秩序千万不能搞乱，大家心里都有个准谱。譬如，我们所请来的那炊事员小马屁股很大，谁都忍不住拍那个年轻炊事员的屁股，你一拍他就掉过头来，眨巴着眼，受宠若惊的样子。唯独巡逻员不行。如果巡逻员拍小马的大屁股，他就敢开小灶给巡逻员专炒一盘，往菜里吐唾沫——啐一口痰也说不定。他善于翻炒得了无痕迹。

刘所和童副所从楼上下来。刘所喷着哈欠伸了个懒腰，光哥赶紧将遥控器双手奉上。刘所喜欢听歌，那歌手长得不如实力派，唱功又不如偶像派，真不知是怎么混出来的，难得还有刘所这号老粉条。

“刘所！”那歌手终于从荧屏消失之后，符启明不失时机走过去递烟，并凑火上去，又说，“我就是从葫芦嘴过来投奔你的。贾所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投奔？呵呵哈哈。水泊梁山看多了吧？我这个庙小哦，好汉收不起，好孩子我要。”

“什么年代都一样，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洲震荡风雷激。”

“你还通个四言八句，看样子是读书不少。老贾电话里说了的，你是他手底下一个顶好用的角色，什么事情一说就能明白，举一反三。要不是出了事，他还舍不得放你走咧。”

“那是贾所长抬爱。”

“抬爱？嗯，有文化。我喜欢有文化的人。你好像不是警校出来的？”

他点点头，说正在佤城电大司法分校里搞大专文凭，虽然没有刑侦科目，但他自己也在看这方面的书，每天晚上看得津津有味，兴奋不已，浑不知月上中天，更不觉东方既白。

刘所说：“看什么看？用不着看。破案就像打牌和拔牙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哪有几个是从学校里学来的？”这倒是刘所一贯的看法，我们每个人刚来时都被他灌输过。他提醒警校毕业生不要以专业人士自居，也提醒非专业过来的不要气馁。有一次，刘所在周一例会上无边瞎扯时，公然剽窃邓爷爷，放出一句“不管黑猫白猫，能破案就是福尔摩斯”。讲完觉得这句话有点像名人名言，于是大手一挥，对记录员说，“喏，都记下来！”

符启明凑近了又说：“刘所也不是一毕业就搞警察的吧？”

“又被你说对了。刑侦那一套，不要往我身上来哦？你猜猜我以前是搞什么的？”

“我猜你是当医生的。”

“哦，你这个家伙。”刘所忽然把脸转向光哥，跟他说，“你看，你要是有人家这种眼力，就用不着一辈子当司机了。人哪，要有上进心。”

符启明后来跟我说，哪有用拔牙打比方的？我不好意思猜刘所以前是拔牙的，就说他是医生。我告诉他，刘所也是半道出家当了警察。以前他干牙医时我就认识他，他帮我拔过牙的，拔了一颗，旁边两颗马上迎风摆柳似的松动起来，不敢再拔，他拔牙像倒多米诺骨牌。

此时，刘所吩咐：“你刚来，小丁带你去熟悉一下环境。去厨房报个到，跟小马打个招呼。吃饭用不着买饭票，月底一起扣。还有，找地方住下没有？四楼有单间，你可以搬东西过来住，钥匙在杨会计那里。”

“好的，我明天搬东西过来。”

2. 打野食

雨转眼间收住，天光顿开。我带着他去看厨房。从值班室后门走出，有一块草坪，两个篮球场，一个篮球场用来停车。厨房在西北角，我俩往那边去，刚走到草坪中间，他鼻头就耸了几下，问我什么味儿。

我指了指厨房一侧。

“那是什么？”他还没闻出来。

那是所里最古老的建筑，平楼砖房，瓦顶开着一溜气窗。那是老式蹲坑厕所，据说里面经年的陈粪，干结板滞，一层层淤积起来，枪都打不穿。我刚来时，是老彭带我熟悉环境，厕所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他跟我就这么介绍。我当时收不住嘴，问他：“哦，那一枪是谁打的？”老彭看着我呵呵地笑起来。那以后，所里的人再跟新人介绍起那个厕所，说到打枪，便会连带地说，小丁还问是谁打的枪哩！所里头的掌故可能正是这样，听着好笑，一不小心自己却成为掌故中新的主角。

“厨房怎么能和厕所搞在一起？我请你到外面吃。”符启明皱了皱眉

头，又说，“食堂的饭，你还没吃腻啊？我今天刚来，认识你是缘分，晚上去喝一点。”

“不请刘所？”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领导了不起啊。我钱虽然不多，但请兄弟才痛快。兄弟！”他在我肩头热切地拍一掌。我知道他只不过是自来熟的性情，果子催熟得太快硬着心，人熟得太快也只是一种客套。他又说，“我刚来，这里面什么人什么脾性我也搞不清楚。你觉得还有哪些兄弟够意思，等下一块叫来吃饭。你引见引见，我也认识认识。”

“今天太突然，过两天，不急。要不，你就请一顿宵夜吧，宵夜一吃，想扯多久就扯多久，人熟悉起来也快一点。”

他点点头：“去哪宵夜合适？”

我手一指：“还能去哪？就在桥上啊。我们所里人宵夜全都是去那里。”

“兄弟，那就改天。我先去把东西取来，明天就住进所里。你住哪里？”

“你隔壁。”

第二天晚饭过了，他卷着铺盖卷来到所里，搬到404。四楼全是单身宿舍，有五套，只住了我和连宝，剩三套。单身宿舍都很简单，一架床，一套淘汰的办公桌椅，一架文件柜。我那间房，刘所住过，童副所也住过，历史悠久，传承有序。老彭爱到我房间里抽烟扯淡，骂骂领导，坐在床沿就止不住感叹，当年泡妹子，带到这里过夜，床响得虎虎生风，让人心惊肉跳。于是他又给床钉了一只脚。我帮着符启明搞一搞卫生。房间只十来个平方，他嫌床摇得响，听着烦躁。我建议，是不是再钉一条木脚？以前的单身汉，嫌床摇晃就加木脚。

“不了不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他说，“反正，我又不会带妹子来这里搞。”

我不知道床有几条腿和“抽刀断水水更流”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一切忙妥，天色还早。这天夜色晴朗，月亮蹭出来，房间里稍有点闷。

符启明忽然问我：“今天放不放狗？”

“不放，只能跑外围，打野食。”

我们相顾而笑。看来，葫芦嘴派出所的行话和这里是相通的，我们交流无碍。其实，刚来时我受不了“放狗”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就是所谓的“狗”。比如嫖和赌这种事，每个地界每一天都在发生，我们把抓这些叫抓情况。情况是不是天天抓？抓得严了，这一片的治安是搞好了，但这叫“给别的片区增加治安负担”。赌牌的人不会因为罚他几次就洗手不干；嫖哥不会因为关他几天就挥刀自宫。他们会流窜到别的宽松片区，该怎么撒欢照样撒欢。所以，情况不能天天抓，有时候还得“封山育林，封地蓄草”，让“情况”好好发育一阵。

可以放肆“抓情况”的夜晚，就叫“放狗”。干警都是国家干部，公务员编制，有身份的人，不屑于干这种体力活。“放狗”之夜，是我们辅警、巡逻员四面出击，把人逮到所里，视具体情况定个价码，让这些倒霉的家伙交钱滚蛋。罚没的款项，85%上交，余下归己，按劳计酬，多劳多得。要是没有这一条款，我们是没法活下去的。辅警的底薪非常可怜，香港回归时才四百二，澳门回归时涨到五百五。

每抓到一个嫖客，能罚两千到五千，可以讨价还价。一个月抓到三个，我们手头才能稍显宽松。有时候，抓到所里某兄弟的熟人，辗转着把关系一扯，罚不到款，也要放人，懂事的会请我们好好撮上一顿。每月有那么四五个夜晚，所领导下令“放狗”。多被“放”出去几回，我也真觉得自己像条狗，真想蹿开四肢往前奔突，真想用獠牙咬人。

符启明住进来这夜晚不是“放狗”的日子，不能去宾馆酒店里抓人，不能抄人家牌桌子，只能魂一样在区域内游荡，运气好的话能碰到点意外的情况。这叫“打野食”。

符启明问我有没有空，能不能陪他走一走。天断黑，我陪着他头一次走在洛井一条荒僻的街上，看见一只狗在啃泥。路灯一些微光铺在狗身上，狗瘸了一条腿。符启明悄悄问我：“现在还是不是吃狗肉的时候？”我说：“天还不是太热，再过几天，吃狗肉就不合适了。”刚说完，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好！”我扭头看，符启明已经见不着人了。

两三分钟后，当我再见到他，他手里已多了一条死狗。他摸着死狗得意地告诉我：“竟有点肥。”

回所里的路上，迎面走来七个人。当我们擦肩而过，一辆车晃着灯

驶过身旁。那七个人的脸正好排成一排，被车灯晃亮。我和符启明继续往前走，过一会儿他才说：“刚才那七个崽子，五个是粉哥。”干这一行久了，有些人会一眼辨认出吸粉打针的人，这需要一定的天赋，我没有这样的本事。我们辅警和巡逻员要干的事不是抓粉哥，粉哥抓住了强制戒毒，不能罚款，这对我们来说没用。我们感兴趣的是吸K粉的，吃摇头丸的，把车开到马路弯子里偷情的，当然还有鸭哥。我们最喜欢抓鸭哥，抓嫖却提不起神。究其原因，嫖鸡已然成为大众消费，而女人找鸭哥，眼下尚属奢侈消费。佤城找鸭的女款婆并不多，一旦捉住，从款婆身上罚下两三万不是难事。相对于男人，女人还是更要脸，何况是有钱有地位的女人。很多鸭哥都是佤城大学艺术系和体育系学生崽的勤工俭学举措，大学生嘛，钱总是不够用。当鸭哥比搞家教来钱快。

晚上如此静寂，我跟符启明走到城南农贸市场一带。这市场位于城郊，主要是供四乡八村的人五天一次赶集的，不逢集时冷冷清清，鬼打得死人。正走着，符启明听见异常的声音，我也隐约听见了，想听个仔细，他已把狗抛给我，抄着警棍再次钻入黑暗深处。我不得不暗自叹服符启明这家伙，他有着狗一样的嗅觉和听觉，很快就刨到声源所在地。里面竟然藏着一男一女。

符启明冲我高叫：“兄弟，拦住他。”

有个人正朝我跑来，挟带着一股阴风。天太黑，他没来得及把我看清，差点撞在我身上。情急之下，我举起死狗照那人面门砸去，砸得他一串趔趄。我不失时机将他扑倒在地上，再摸摸自己的腰，手铐没有带，警棍只能揍人不能捆人。我想剥下他的皮带捆他手，但这人外裤没穿，只有里裤。

同时，符启明拽着一个嚤嚤啼哭的女人过来，他剥下自己的皮带捆人，其操作过程类似打领带。符启明在黑暗中轻车熟路地反捆那人，同时跟我说：“老嫖客一个。”

老嫖客缩在地上不肯起来，符启明就在他尾骶上踢了两下。他那天穿尖头皮鞋，这时候最是用得着。老嫖客冷哼几声站了起来，抱着屁股踉跄着往前走。

“放下来，看你这副样子，当嫖客还怕挨踢。怕疼你回家日老婆

嘛。”符启明又冲我说，“你还背着死狗搞屁啊，让他背。”

老嫖客把死狗一扛，说：“哎哟，年轻人，我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让我干苦力？”

“扛不动狗，你却干得动年轻女人，什么道理？”符启明喝了老头一声，那妹子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符启明不得不严肃地说：“还有你，怎么没皮没脸？”

“哎呀大哥，都是讨生活嘛。”

我们把两人带到所里，值班的老朱一看那个嫖客满脸是血，就嗔怪我们说：“怎么搞的嘛，打人不会打，满脸是血好看啊？”

我就说：“是死狗身上的血，狗血。”

“怪不得腥得有点邪。”老朱问，“死狗呢？”

符启明嘻嘻一笑，说：“都不忙走，等一会儿请大伙一起吃狗肉，炖半条，烤半条。”

“烤狗肉？没听说过。”陈二刚好跨进来。他是所里资深光棍，却不惹女人，晚上也不打牌，一有空就来所里泡着，派出所仿佛被他当成了夜总会。

“炖狗肉滋阴壮阳，烤的狗肉更厉害，小心等会儿你也和这老头一样，管不住自己哟。”符启明头回见到陈二，依然自来熟地开句玩笑。他说完就揪着老头去讯问，没看陈二什么脸色。若他对陈二稍有一些了解，这种话断然说不出来。

“这小子刚来？”陈二看看我，眉头皱起，又说，“刚来就敢这么油？”

被灯泡子一照，那嫖客越发显得老。他心酸地哭泣着，他的声音像被开水烫过，听着疼人。符启明不得不制止：“老没脸皮的，哭自己的丧啊？不准哭！”

“那你放了我！”老头哭声霎时间顿住，讨价还价。

“那可不行！”符启明看看他又看看我，我俩在老头哭声中朗笑起来。

老嫖客自诉，身上只一百多块钱，给了妹子就没法开房了。他竟然还嫌弃妹子的房间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就把妹子带到农贸市场里面搞。他很合作，把他儿子的电话抄给了我们。我打电话过去，要他儿子来领人。

符启明把死狗拿去夜市摊子，找人料理。走出去就有个夜市，在四桥被封闭的那一半里面。那一段老是被封闭着，于是有人晚上进到这里面支起摊子卖铁板烧、麻辣烫、烤串、烤麦肠、生煎、鸭霸王……一开始我们所里也去清场子，跟他们说，这是危桥，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但桥上的夜市久禁不绝，像脚气一样，一抹药就消停几天，几天后又隐隐约约发作。久而久之工商局也收税了，环卫所也收卫生费了。这桥上夜市就这么固定了下来，生意不错。

我回到值班室，见符启明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正苦口婆心地跟老嫖客说：“怎么讲你才好？你关着门搞这种事，声音弄得像打雷我也不抓你，偏偏到外头搞，逞什么能啊？”符启明说着话又去到卫生间扯来一把纸，把老头的眼泪鼻涕擦去。他甩开老头，把那妹子拉到值班室的另一头。符启明和她扯着闲淡，还发烟。妹子也抽，很快和符启明搞得像是老熟人。妹子抱怨说自己干这个很辛苦，钱越来越难找，现在的嫖客个个喜欢讲价。干这行的妹子多了，价钱不涨反跌，而别的东西却一个劲往上蹿价钱。比如一碗猪脚米粉，上个月四块钱能有油汪汪一碗，这个月就加到五块，盖码还减分量。

符启明一手攀着她的肩，安慰她说：“你别说了，我们比你们还不如。你们小费全拿，台费另算，我们呢？罚上来的款只提15%，真他妈黑。有时候我都想是个女人，没钱的时候两脚一掰，钱就闻着味道往我身上钻。”

“大哥，你真会骂人。”妹子被符启明逗得笑了起来。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要是拿我们跟她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两者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她们利用娱乐城卖自己的肉，因为私自在马路上营业容易被抓。同样，我们挂靠在派出所才可以出去抓人、罚款。她们是“鸡”，我们是“狗”。有时候我想，她们把老板亲切地叫作妈咪，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干警叫作呆爹？

这些爹可不呆。

老头的儿子从夜色中钻进来。这家伙不该穿一身名牌西服，进来就给每人发一包王芙。符启明跟我嘀咕说，想都不要想，这老嫖客决不打折。我就跟那人说：“你老子这次性质特别恶劣，竟然就在马路边上搞

事了，所以要罚款五千。”名牌西服想把价格压低一点，符启明拢过来，义正词严的几句话就打消他的念头，乖乖交足罚款。

快十二点，夜市摊老板跑来说狗肉已经弄好了，喷香的哟。符启明请在场的人去吃狗肉。这会儿他已经和那个妹子聊得像一对老熟人了。陈二坐那里，盯着符启明冷冷地看。符启明察觉到了也不在乎，有了观众他更来劲。那妹子姓苏，他一口一个小苏地叫着，很亲昵。他想把苏妹子也叫去一起吃狗肉，老朱就说：“小符，这么搞显然是不太好，你刚来，要注意影响嘛。”符启明只好作罢。

小苏早就被放了，没有马上走。我们在桥上吃狗肉时，符启明把她送到桥的那一头，搞得像依依惜别。小苏走时，符启明在她臀部拍了一巴掌。她浑身借势泛起水浪。我吃进嘴的狗肉全喷了。

3. 鬼才

那晚上打狗抓嫖，对符启明来说应该算不得本事。吃饭的本事，哪值得多提？虽不值多提，但抓人这活也不好干，生手熟手差距巨大。同样是抓人，抓嫖算是干轻活，掐准时机冲进去，床上光丢丢的男女大都瑟缩不动，手到擒来。说起来丑人，有一次宽哥和连宝抓嫖，撞到一条狠角色。两人掀开电门，挥动警棍一齐上，嫖客随手抄起一个衣架就把宽哥的警棍磕飞了，凌空抓起那根警棍顺势把连宝电倒在地。打架没打赢，两人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对方穿好衣裤，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符启明晚上邀我出去跑外围，我也乐意带着他熟悉环境。不必言明，我俩已经成为新的搭档。伍能升有几次邀我晚上去猴托，我都拒绝，说没空。电话里，他就有怨气：“怎么没空？没听说升你当领导嘛。”

“呃，我晚上要看书，小活就不干了。”

“你是想考所里的编吧？”伍能升就笑我，仿佛考编是一件丑事。我也不隐瞒，说：“你一直考不上，衰人一个，不要拖我一块倒霉！”

七桥过去，右拐五里，那片小山包被开发成陵园。因在我们所管片之内，陵园动工以后就和所领导关系处得不错，江西来的邱老板时常请领导吃饭喝酒，多喝几顿，喝到称兄道弟捶胸脯骂娘的份上。陵园经过